

▲邢庆杰 小说作品

怀念老蒋

昨天，以前的同事打来电话，说老蒋去世了。这个电话，把老蒋这个在我记忆里沉淀到虚无的人物复活了。

认识她，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那是一九九四年，老蒋已经四十有五，属于资深美女了。她自十八岁参加工作起就在我们单位，已经兢兢业业地奉献了二十多个春秋，实际身份仍然是科员一个。之所以加上“实际身份”四个字，是因为老蒋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科员，很多不明真相的基层工作人员也不认为老蒋是个普通科员。我刚上班那一阵子，因这间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常在，一天到晚，经常听到她抱怨，大叹生不逢时，世道不公，令她怀才不遇。我也很为她愤愤不平了一阵子。可熟悉她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切皆有因由。

老蒋的特点非常明显，她这人干工作很热情，很负责，并且很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一旦过了“度”，量变带来质变，结局就不同了。老蒋就属于对工作负责得过了“度”的人。她对工作和与工作无关的事，都太喜欢负责。久而久之，人们背后便叫她“蒋负责”。

和蒋负责同龄的人几乎大大小小都熬了个职务，名正言顺地负点儿小责，只有她至今还没有职务，没有职务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负责，这是她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但她的优点是善于自我实现。不是没人让我负责吗？我自己负责！于是，凡是她能沾边的事，她都要抢着负责，争取负责，变法儿地负责。有时竟连我们办公室主任的责也敢负，因为她是老同志，一吵闹起来又是一副生死不怕的样子，主任也拿她没办法。

我刚来不久，一个印刷厂的业务员来我们办公室联系印稿纸、信封的事，恰好主任不在。一进门那个业务员就直奔蒋负责所在的办公桌而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主任”。本来，蒋负责对这类送上门来的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已经皱起了眉头，但业务员一声“主任”，叫得她心花怒放，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她露出了笑脸。业务员很小心地问：“看来，您是这儿的负责人了？”蒋负责见无人注意她，就忙不迭地点了点头。业务员就极迅速地掏出一些稿纸、信封的样品，开始向她游说。本来蒋负责主不了这事，想几句话打发他走的，但后来业务员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一进门就知道您说了算，只要您说一句话，就等于照顾了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厂了。”当时我

用眼睛的余光从她的侧面发现她激动得后脖梗都红了。后来，她就真的作主在那个厂子印了五百本稿纸，两千个信封。这件事主任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稿纸和信封都印好，送上门来，主任才瞪大了两只眼睛问：“是谁让印的？”蒋负责很负责地阴着一张脸说：“我让印的。”主任当即就火了：“你有病啊！咱库里存的还够用两年的，印了放在那里招虫啊！”蒋负责却不着急，只是紧紧盯着主任问：“反正已经印了，你说，怎么办吧？”这种事蒋负责不止办过一次了，以前主任都忍了，这次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说了声“谁让印的谁拿钱吧”，就拂袖而去了。

第二天，蒋负责就向主管经理请了病假，然后整整三天没上班。这一下可不得了了。为什么，并不是离了蒋负责我们就没法活，是因为她还负责着女厕所的钥匙呢。

我们办公楼上只有一个女厕所，因为单位临街，又是在一个繁华之地，经常有附近的小商小贩来办公楼上厕所，弄得女厕所使用频率很高不说，卫生还很差，于是女同志们就纷纷表示不满，主管机关工作的经理被大家叨叨烦了，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句话：“买把锁把门锁上，不是本单位的一律谢绝。”大家都没把这句话当真，蒋负责就扔下笔，直奔街对面的商店而去，一会儿她便买回把锁，把女厕所锁上了。

第二天，会计科的科长刘晓兰来问蒋负责：“你买的锁是几把钥匙的？”蒋负责面无表情地说：“三把。”刘晓兰说：“那你给我一把吧，我们科女同志多。”蒋负责冷冷地说：“就剩一把了，那些全丢了。”刘晓兰只得悻悻而去。从此，办公楼上所有的女同志上厕所都要来给蒋负责讨钥匙。每当有人来向她讨钥匙时，她都会磨蹭一会儿才给，让人家像给领导请示工作那样在她的桌子前站上一会儿，让她过一过“负责”的瘾。如果她因事外出，办公楼上的女同胞可倒了霉了，她们只有去街对面很远的地方去解决问题了。时间长了，女同志们都有意见，就在一起商议了一下，打算把女厕所上的钥匙多配一些，达到人手一把，这样既方便又不麻烦别人。这个提案通过刘晓兰对蒋负责说了以后，蒋负责什么话都没说，阴着脸回了家。第二天就谁也没再提这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再提这事谁就是成心不让人家蒋负责“负责”，就等于把人往死里整。

蒋负责很爱记仇，谁若得罪了她，她一定会

变着法儿地报复你，让你不得安生。有一年评先进，主任把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一下可不得了，她当即和主任吵了起来，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历数她参加工作以来对公司所做的贡献，直到主任躲出去为止。过了几天，正好搞党员考核，填票时我和蒋负责挨着坐，见她在我们主任的名字后面选择了“不合格”。于是主任成了本年度党员考核中唯一一个有“不合格”票的人。事情还没完。从此，蒋负责每天上班都迟到半个小时，对室内外卫生更是从不插手，对我也横眉冷对。有时赶上忙，主任吩咐她干点儿活，她就咬牙切齿地说：“我又不是先进，你让先进进去干吧！”主任知道再说下去她又会没完没了，干脆不再理她。直到下一年主任把先进的名额给了她，她才恢复了正常。

我和蒋负责只闹过一次小别扭。那一天，保卫科的小贾领着一个男孩来办公室打电话。见蒋负责忙着，小贾就指着那个男孩对我说：“这是我公司同学，在这里打个电话。”那时候电话少，我们公司机关三十多个人，直拨电话只有我们办公室的一部，又因公司临街，平时经常有本单位的人领着非本单位的人来打电话，我已经习以为常，就说：“打吧。”谁知，那男孩打了不到一分钟，蒋负责就过去把电话给切断了，然后阴着一张脸说：“这是公话，不对外！”一时间弄得我和小贾都很尴尬。过了片刻，小贾领着他的同学走了。而蒋负责这里还没完，她像个领导一样对我说：“以后外单位的人来打电话一律不准许，我们这儿的电话费月月超支，领导怪下来谁负责？”当时我很生气，我想说“领导怪下来有主任在也轮不到你负责”，我还想说“以前那么多来打电话的只要给你说一声让你过过‘负责’的瘾，爱打多长时间打多长时间你都没管过。”但我最终什么也没说，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这件事过去大约十分钟后，蒋负责的几个老乡来找她，蒋负责就喊我：“小刘，快沏上几杯水。”平时，蒋负责的朋友、同学来了她都坐着不动，指使我为她跑前跑后地伺候，以便在她那个朋友圈子里显示一下她的地位，满足她的虚荣心。平时，我都会让她如愿以偿，但这次我正生着气，就当听不见。她又重复了一遍。我带着气说：“你自己沏吧！我没空。”如果她这时悬崖勒马，还不至于使自己那么难堪。但她不想在朋友面前掉面子，就板起脸来说：“你先沏上水再说。”我见她这么霸道，也火

了，我站起来，强压着火说：“第一，你这不是公事往来，是私人交往，我没有伺候你的责任；第二，你和我同是科员，地位平等，你没有权力命令我。”我刚说完这番话，她就急赤白脸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那句“你和我同是科员”肯定是一枚重型炮弹，让她在同乡面前有了“穿帮”的危险，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但我不想和她吵，就大踏步出了屋。

稿纸和信封的事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处理了，稿纸和信封都留下了，但钱没付，什么时候用着了什么时候再付。为这事，她一年多没理主任。

蒋负责最终“负责”出了点儿事。我们公司管计划生育的同志退休后，一直没安排人选。但因为各单位人多，经常有职工和职工子女结婚，到公司来开婚姻介绍信。可能因为我是操笔杆的，这事主任就安排给了我。凡来开介绍信的都是要结婚的人，不好意思空着手，每人都带着糖果、烟什么的。每次我都把这些东西和同科室的人分享，包括蒋负责，但她看了仍然心里不舒服。于是，她就跑到分管经理那里说，我初来乍到，不了解公司的情况，开介绍信太随便，这样早晚会上事。于是，在分管经理的授意下，很快这事就被蒋负责“负责”了。

公司里一个家在农村的职工，没领结婚证就结了婚，并且有了个女孩。但他一直瞒着公司，想再要个男孩。在“名人”的指点下，他走了这样一条路：以未婚的身份领结婚证，领了结婚证后再申请“准生证”，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再生个孩子。这个职工就给老蒋买了二斤糖，骗走了婚姻介绍信。后来他如愿以偿地生了一个男孩，但却被人举报了。计生委的人一路追查下来，就查到了蒋负责这儿。开始，蒋负责还想往我身上推，可一查介绍信上的日期，她就没了话说。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那时候，计划生育问题是“一票否决”制，即只要计生出了问题，其他的所有成绩一律清零。计生委的人咬着不放，要公司有个处理意见，公司迫于压力和对蒋负责这人的反感，就先停了她的职，后又劝其提前退休了。这一次蒋负责倒没怎么闹，她明白计划生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了这事，她就“负责”到头了。

我离开那家公司已经二十多年了，蒋负责的真实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蒋负责大姐，一路走好。

（原刊于《辽河》2022年第八期）

22条鱼

谭振凡

快速群游的鱼突然散开，又慢了下来……速度涟漪着心窗，节奏迷离了眼睛，驻足观赏，鱼儿的水界热热闹闹。

22条鱼落户在园子里的大白桶。

故乡是个缺水的山村，耳濡目染就珍惜了水，水到渠成地愿意在屋檐下收集雨水。

逐渐的，东凑西买，有了13个桶，11个小的接水用，每桶装水20升，大约40斤，这样一场透雨就能有400多斤清水了。另一个是能装两小桶水的红桶，还有一个白桶能装400多斤水。

园子里用木板方和石板错落了两阶台子，第一阶高出园子，放白桶，相连了管子虹吸到菜地；第二阶高出白桶，放红桶，盛水虹吸到白桶。这样每场雨的雨水——小桶倒入红桶，红桶虹吸到大白桶，就都集中在大白桶储蓄，浇菜地了。

天气预报了雨，11个桶就排在屋檐下等。雨中传来水声，雨后波光粼粼，心中无比的收获，仿佛红了春天、浓郁了夏天，也光艳了秋天、熏香了冬天。几个日头后虹吸

进园子，是喜水蔬菜的甘霖——又复制了一场雨。

伏天里桶里的水会迅速生出子孓，蚊子繁盛了，影响了夏日星空下的浪漫，看着漂浮的子孓想到了养鱼。

想到了就做，去花鸟鱼市花六元买了三条，爱人也带来了一群鱼苗，经过搬迁的考验，优胜劣汰，两条大的，20条小的锦鲤就落户到了大白桶里。

白桶的水养了鱼，子孓也就并到了鱼的食物链，水虹吸到园子灌溉蔬菜，雨水分批次倒入红桶虹吸到白桶，虹吸的水流温馨着鱼的环境，鱼生活过的水浇灌蔬菜，鱼抑制蚊子，这样半自动化的雨水收集利用就完成了。蚊子明显少了，夏日星空飘着浪漫……

快速群游的鱼突然散开，又慢了下来……速度涟漪着心窗，节奏迷离了眼睛，驻足观赏，鱼儿的水界热热闹闹——每天有时间去看看鱼，很开心。

未来的日子，22条锦鲤，数量也许会增减，种群一定留住，每年伏天都放到大白桶里游，成为半自动化雨水集中浪漫的生力军，成为生物相助共生在水中飘舞的彩带。

九月

董秀丽

秋日里，所有的花儿本该散尽，留一朵常春寓意别离。秋雨中，所有的夏日本该远去，留一残梦作为回忆。秋月下，所有的生灵本该入梦，留一位孤人增添诗意。

九月中，本该是我遇见你，可奈何你终将被时间抹去足迹。可当轻声唤起，便没有了距离，待到春风又至，所有的梦早已无人提起。我偷偷地，偷偷地把日记小心写在纸上，当风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悄悄地，悄悄地将它藏到风的口袋里。

九月，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记忆开始随着落叶的飘零点缀着些许的故事，在那些蓝得有些过分的天空下，演绎着一曲一曲有着淡淡忧伤却又幸福的模样。落了菊花，绿了青苔，在落木的深处有我埋葬的记忆，在九月的怀中有我写下的思念。九月，穿过留在夏季的所有温度，在窗棂上刻画成一朵雾花，留下些许不舍，让记忆在笔尖流逝。

九月相遇，懵懂的调皮也能被束缚，刹那穿透深藏的秘密，岁月流金未曾带走思念。此时九月不见，心底刻满

了无尽热烈的时光流逝，却又不得不在这样的故事里徘徊，在这样的故事里用自己去扮演别人。

正当我记不得从前的时候，而今阳光启发眼皮下的记忆。看到这些熟知的景物，难免不油然而生爱怜，眼前窗台上伸向天空的树梢，依然没有发芽，这里是秋后的诗篇与远方，隔着时日距离，我在诗中的秋后等待，在心里等待，在阳光中等待。

九月的风吹来一腔柔情，九月的雨酝酿满目秋色，早晚的凉意已经入骨。惦念着最后的精彩，却没有发现它的孤独，敲击在月光黯淡的影子之下。吹过来的风，带着一丝凉意，让人惊醒了记忆……

九月，原来只是活在记忆远方的一首离歌，就如雨滴敲打心头。九月中是否一切都会如故？将无数的相遇提前刻下别离，也将这场梦提前留下那夏日的伏笔，为下一场梦写下开始，说完这句再见，再次在九月相遇。

秋日里，一切终将远去，终将结局。当那栀子花再次绽放，也许，再相遇……

落地果（外两首）

刘勇

等待有些漫长
借一股势
完成一次生命的跃动

目标和距离之间
总会隔着假设

就像年少时远足的愿望
远处的青绿山水
吊足了跋涉的心思

既然允许
趁一切都来得及
说走就走

不用叮嘱和厚厚的行囊
只为远方的等待

十月

季节的色彩是红色的
饱满的谱调
在果园、稻田里
画出一条通向喜悦的路

那清晰的色调
像阳光给秋编织的一件
暖衣

庭院里
关于季节的赞美
燃烧着我的热情

把这些爱，留在风中
我的心，为你
正怦然心动

祝福

时光共享着
关于期待的词
留下的痕迹，复苏成每一
座山上的秋叶
像秋之曲的每一个节拍

深情吟哦着那些相遇
秋光像你笑着的样子

诗行的波光里
留下一些走过的记忆
无须诠释

画笔画不下的
可以用笑声补白
生活的剧里
我们都扮着与众不同的角色

我们字斟句酌地
推敲着给彼此的祝福
就像醉意朦胧中
的四季

